

高洪波著、周思昊图《外公的宝碗》:



图画书中有家国

□ 崔昕平

由高洪波撰文、周思昊绘图的图画书《外公的宝碗》，聚焦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以下简称“延安保小”)鲜为人知的“娃娃长征”，展现了“马背摇篮”的真实史事。让这一厚重的历史事件，以面向幼儿读者的图画书形式呈现出来。作品以紧贴童心的视角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以老到、从容的叙事笔力辅以健朗的、运镜式的质感画面，生动诠释了红色题材儿童图画书创作“上不封顶”的艺术可能。

《外公的宝碗》要描述的是一个复杂、丰富且有较大时空跨度的历史事件。延安保小抚养、培育的，是浴血奋战的革命者后代，很多都是烈士遗孤。在延安，在保小教师们心中，守护这群孩子成长的使命高于一切。80年前，延安保小曾经历了一段艰险重大的大转移。那是在1946年，当国民党向延安发起进攻时，中央指示保小务必安全撤离。延安保小的教员们在部队保护下，仅靠人背马驮，徒步行军，带领130多个孩子跋山涉水，辗转数千里，安全到达晋绥边区太行根据地，如期举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

面对这一具有创作难度的历史事件，作家的艺术处理显得老到且具匠心。首先是化繁为简的叙事方式与能力。作家针对图画书文本容量特点，有意识地减少了史实的铺陈、交代，进而定格典型困难——带领娃娃们行军、敌军的围追轰炸、严寒中的涉水渡黄河，聚焦具体情节并直奔细节而去，有效化解了所诉史事的复杂性。一些历史名词，比如“架窝子”，仅以几十个字便解释得明明白白，也讲清了保小教员们带领幼龄孩子行军的方式。

作为《外公的宝碗》的叙事同时也是典型人物的外公，作家抓取了两个生动的细节：队伍遭遇敌机轰炸的瞬间，作家简练地描述，年仅6岁的外公并没有惊恐、尖叫或者哭泣，而是和大家一样，“安静地趴在草丛里”——这是战火中成长的孩子，面对敌人，有着超越他年龄的镇定。但他又仍是孩子，当他到达驻地，发现自己的行军碗丢了时，急得哇哇大哭。此时，作家又做了一个颇富深意的处理：大哭的外公被一个路过的骑兵叔叔看到，叔叔掏出自己的碗递给外公，说了这样一句话：



《外公的宝碗》，高洪波著、周思昊图，未来出版社，2026年1月

“眼泪不能随便掉，拿着。”同样是利落的客观呈现，将朴素的关爱与刚健的军人精神传递出来。“眼泪不能随便掉”，这句话如“文眼”，引领六岁的外公在战火岁月坚强成长。最后一个典型情节的选取，是到达晋绥边区后照常举行的开学典礼，如春风吹又生，提炼升华了保小师生不屈的战斗精神，不管面临多少困难，顽强、坚定、旷达的革命信念始终引领他们勇毅前行。

其次，是仅做客观呈现，少用形容的、渲染的句子。一百多个孩子的战时转移，可想而知需要经历千难万险，但作家描绘敌机轰炸、冬日涉水等典型情节时，很好地把握了客观呈现的叙事尺度。其中的艰险片段，均做了情感表达的留白处理。作品陈述大小孩子们的分工与配合，小孩子坐“架窝子”，大点的孩子得自己步行，还要背宿营用具，分担辎重。孩子们两两一组，交替着背——因为那是超过孩子们年龄的沉重。老师们在冰冷的河水里一趟趟背孩子们渡水，大一点的孩子心疼老师，抢着独立涉水，他们手拉手蹚过冰冷的河，“队形随

着河流不停变化，一会儿变成‘一’字，一会儿变成‘人’字”——弱小的孩子们被冰冷的水流冲击得东倒西歪，险象环生，但仍坚强地互相搀扶、拉扯着渡河。作家以客观呈现、抒情留白的方式，留出了还原情境、体会心境的联想空间，史实本身的力量，战争年代师生间的友爱、互助，延安保小孩子们的懂事、自立，都让读者内心波澜起伏。

同时，这种典型情节的抒情留白，也给予了当代儿童读者追问、思考、抚今追昔的空间。这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也是超越个体的家国大爱的真象体现。并无血缘关系的师生间、战友间的深挚情谊，以行动的方式做出的情感表达，坚强自立的，战火中的成长，都令当代读者动容。

最后，必须回到作品最具儿童文学属性的层面。作品虽然承载了这样厚重的主题，但仍然体现了圆融流畅的、童心视角的讲故事方式。作品起于悬念，小外孙好奇于外公的“宝贝”，于是探宝，发现了那只印着“边区自卫队”的搪瓷大碗。结尾处也不落俗套，

不是由此让祖辈宣讲牢记历史，而是回到童心，让宝碗成为孩子和外公共同的“秘密”，首尾呼应，利落收束。

作品与当下的孩子们构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对话，其中也蕴含着价值观的碰撞。什么东西被视为“宝贝”？当代的孩子猜测，它一定是宝石，但事实上，于外公而言，于历史而言，它是超越物质价值、比宝石更宝贝的宝碗，具有巨大的价值，见证、承载着一段艰苦卓绝又感人至深的革命记忆。孩子和外公共享的这个“秘密”，更是一个“奇迹”。历时两年零十个月的娃娃长征，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教育史上的奇迹，是革命者家国同构的生死大爱、勇毅前行的革命精神创造的奇迹。画家的插图很好地呼应了这涌动于字里行间的精气神。画家选取了具有历史感的、庄重沉稳的色调演绎画面，但同时又以白光勾边其中的人物，让他们的形象在尘封的历史中仍旧熠熠生辉。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山西省作协兼职副主席)

■新书快递



《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
金波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25年12月出版



《额布格的树》
许廷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



《大灰狼拜年》
奇伟 文/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2月出版



《午餐盒里的中国味道》
[美]少君 文/图
小奇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26年1月出版

本书是作家金波在90岁时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全书分为“走进我的童话”“精灵小物件”“爷爷也有悄悄话”“无法投寄的信”“和你一起写诗”“九十岁的童年”“点亮满天星”七辑，串联起童话的奇幻、物件的灵性、人生的感悟、未寄的信笺、诗意图的童趣与对星空的仰望，不仅是写给孩子的信，也是送给成人的心灵慰藉，让我们重新遇见汉语的清澈、童年的珍贵和心灵的自由。

本书是以治沙植树为主题的长篇儿童小说，讲述了少年萨苏一家三代人在科尔沁沙地治沙植树的动人故事。萨苏的额布格(爷爷)德木图决心承包豁口沙地治沙植树，克服了沙地打井、树苗选种、虫病害防治等困难，使滴灌设备浇水、无人机打药、植树机器人科植树造林，以愚公移山的勇毅筑牢辽西北“绿色长城”，为“三北”防护林建设作出贡献。

该书采用创意回文体，正着读是“看似好心”的大灰狼带着各种礼物给小猪、小羊、小白兔、小朋友们拜年，反着读竟是惊天反转，大灰狼的“好心”全是伪装，礼物都是骗人的“糖衣炮弹”。通过小动物们的故事，教育孩子们学会思考，分辨“坏人”，警惕危险的礼物、甜蜜的陷阱，是符合低龄儿童认知和理解的“反诈指南”。

本书是华裔作家少君基于自己真实童年经历创作的图画书，讲述了小女孩君随父母从香港移居到美国后，家乡美食如何在陌生土地上带来归属感、架起友谊之桥的故事。“家”的味道，给了她面对新环境的勇气，成为她与新朋友之间的情感纽带。这是一部送给“异乡人”的治愈之书，家乡的食物可以跨越文化、语言和时空，同时也能够让孩子以“美食”为桥，开启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启蒙。

■评论

在贵州荔波的向阳路旁，一棵苍劲的老榕树静静矗立，垂挂的气根如时光的序幕。一个世纪前，水族少年邓恩铭曾在这片树荫下嬉戏玩耍；如今，作家简默以《榕树下的老乖》为题，让这位刻铸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丰碑上的革命先烈，重新以“老乖”这个温润的乳名，回归故乡的榕荫之下。作为聚焦邓恩铭青少年时代生活的长篇成长小说，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厚的情感根基，为红色主题儿童文学创作开创了新的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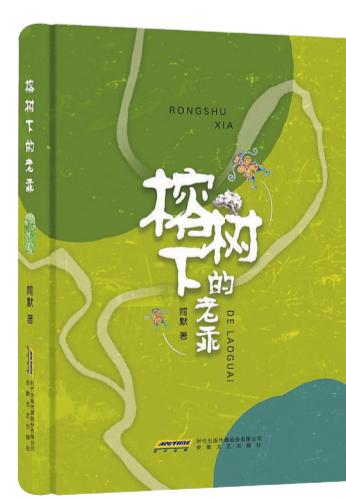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他出生于1901年，牺牲于1931年。《榕树下的老乖》聚焦邓恩铭在贵州荔波度过的16年时光，完成了一次对革命者精神源头的深情追溯，深入探寻一位水族少年如何在家乡的山水与文化浸润中，逐步形成其世界观与价值观，并由此走上革命征程的成长轨迹。这种追溯并非直接铺陈邓恩铭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而是以成长小说的形式还原“老乖”的少年时光。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揭示了革命家并非天生，而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文化土壤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邓恩铭的成长过程——从水浦村的出生、荔泉书院的求学，到最终走出黎明关，远赴山东——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这条脉络既是个体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作品通过“老乖”这一亲切的乳名视角，拉近了历史人物与当代读者的距离，让革命先驱不再是教科书上遥不可及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可亲可敬的真实少年。

通过描写邓恩铭少年时代的成长，作品生动回答了“革命家的精神品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时代命题。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水族文化中的舍生忘死、家庭教育的正直善良与学校教育的新知启蒙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最终铸就了他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革命品格。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读者而言，这样的成长轨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伟大的精神品格根植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崇高的理想信念孕育于具体的文化土壤。

《榕树下的老乖》的文学成就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将红色叙事与民族记忆、地域风情深度融合。在地域文化的呈现上，简默笔下的荔波不是模糊的背景板，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张力的文化空间：油亮可鉴的青石板路、遮天蔽日的榕树、鲜美可口的宽米粉、静静绽放

邓恩铭：永远的少年
□ 简默

评简默长篇成长小说《榕树下的老乖》
□ 简平



出版社, 2025年3月

色题材写作中常见的高大全倾向，让人物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自然成长，在矛盾与选择中逐渐明晰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叙事技巧上，作品体现了成熟的艺术把控力。简默延续了其散文创作中“自然意象承载集体记忆”的手法，以榕树、樟江、蝴蝶等自然意象作为叙事的支点，构筑了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系统。老榕树既是少年嬉戏的场所，也是精神传承的象征；樟江的清波既承载着童年的记忆，也隐喻思想的流淌与交汇，这些意象的运用，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人物生平叙述，获得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

简默的童年与荔波紧密相连。他的外公因疟疾滞留荔波而扎根于此，父亲从济南来到贵州参与三线建设，他自己则在荔波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三代人与荔波的情感纽带，使他对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他每日必经邓恩铭故居，仰望同一棵榕树，这种空间上的重叠与时间上的交错，让他与先烈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精神联结，最终萌发了创作的意愿。这种深植于生命体验的情感基础，使简默的写作避免了主题先行，从具体的人、具体的文化、具体的情感出发，是在充分尊重历史、深入理解文化、真诚感受人物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为了创作这部作品，简默多次重返荔波，走访水族村寨，向邓恩铭亲属、文史学者和水书先生请教，认真学习水族文化，每一处都留下了他实地探访的足迹。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深厚的文化准备，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化精准性提供了坚实保证。

《榕树下的老乖》紧扣成长主题，以平等的视角、亲切的语言、可感的情节，让小读者在情感共鸣中理解人物的选择与坚守。作品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的故事和细节，让革命精神如细雨般渗透进读者的心田。少年邓恩铭面对的不公、困惑、求知与选择，与今天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体验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这使作品能够跨越时空，与当代青少年建立起有效的情感联结。当下，儿童文学的红色主题创作仍存在各种问题，《榕树下的老乖》为这一领域的创作树立了新的风气，这是难能可贵的，如同简默自己所说：“我更愿意将这部书看作从我掌心飞出的一只萤火虫，绽放执着的光芒。”那棵百年榕树不只是一棵树，而是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人与家国、乡土与信仰的精神象征。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短评

一把绸伞，一段相遇

——马丽飞《西湖开出的花》读后

□ 章子叶

一把绸伞，连接起杭州、澳门两座城的情谊；一场体验，牵动孩子们传承非遗的心，马丽飞的新著《西湖开出的花》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作者以一个记者的视角，深入宋志明一家和杭州青蓝青华实验小学陈茜茜老师带领的非遗传承项目，描绘了一家人、一群小学生和一把绸伞之间的碰撞与对话。在美育实践中，少年们自己动手制作绸伞，亲身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湖绸伞的魅力，在不知不觉间，构筑了这个有关“传承和创新”的故事。

在书中，宋悦霖和祖父、父母一起前往杭州富阳的鸡笼村，拍摄非遗西湖绸伞的宣传片。阿霖一家作为西湖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直都专注西湖绸伞的宣传和普及工作。爷爷是制作者，父母是宣传者，而阿霖则是新时代的传承者，他们与西湖绸伞的故事就此展开。故事在两条主线的相互交织和碰撞中延续着。第一条线中，阿霖和同学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开展西湖绸伞进校园的相关活动。他们自己制作绸伞，为别的小朋友讲解西湖绸伞的由来和制作技巧，以孩童的视角诠释西湖绸伞在新时代的崭新意义。另一条线则讲述老宋一家以及同样作为绸伞传承人的“伞头发光”微信群，在西湖绸伞与当代艺术融合上的探索。他们通过亚运会、杭州与澳门的交流等契机，展现了西湖绸伞现代化的魅力。

作品以活泼灵动又艺术化的手法，向读者介绍了西湖绸伞的形成、发展及其制作过程。从前往鸡笼村采竹、制作伞骨开始，伞骨装线、绷面上浆、伞面装饰、折伞定型等技艺，一把绸伞要经过十八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真实因此也成为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马丽飞在创作中充分发挥记者的专业优势，不仅融合了杭州多所学校的真实案例，更是加入了杭州澳门的友谊、亚运会等全新新颖的现实元素。作品创作的时候恰逢澳门回归25周年，西湖绸伞在故事中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三潭印月和三牌坊，跨越千山万水，被共同描绘在一个伞面上；杭州与澳门，打破时空隔阂，串联起两座城的友谊。另一面，为了迎接亚运会，老宋他们集中力量设计亚运绸伞，以三个吉祥物琮琮、莲莲、宸宸为原型，设计了亚运绸伞，将中国非遗向世界推广。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作品的语言优美、简单易懂，更能符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期待。书中有关于杭州秀丽风景的动人描摹，既有对孩童心理的实际刻画，也有对绸伞不失科学性的介绍。作品还处处点缀对杭州街景的诗意描绘。此外，小说还对孩童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许多人生问题都做了相对深刻的探讨。作者将友人的分别、人生的挑战和选择、个人成长等话题融入了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作品聚焦于老宋家的女儿阿霖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孩，将所有的思考都藏在她背后。阿霖和朋友林莲朵之间的故事非常动人。她们本是同班同学，但由于莲朵爸爸工作的原因，他们一家要搬去澳门居住。可是她们都没有忘记彼此，依然经常相互联系、分享生活。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没有因此疏远。在阅读的时候，成年读者会被这种遇而不可求的美好友谊打动，儿童读者也能从中领会友谊的含义。马丽飞在书中教给了孩子们成长、友谊和选择的意义，于最浅显处探索最深刻的人生意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生)